

新俄罗斯文学中 “现代知识分子”思想谱系 研究

A Research on
the Pedigree of Modern Intelligentsia's Ideology in
New Russian Literature

姜磊◎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姜磊（1986—），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讲师。2016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曾在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习。主要研究方向为后苏联时期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化，在《当代外国文学》《俄罗斯文艺》《国外社会科学》《外语教学》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目前主持课题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俄罗斯文学高加索文本研究”、浙江省教育厅基金项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批评转型研究”；参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俄罗斯文艺形势与未来发展研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索引的研制与运用”。

新俄罗斯文学中 “现代知识分子”思想谱系 研究

A Research on
the Pedigree of Modern Intelligentsia's Ideology in
New Russian Literature

姜磊◎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序

为自己的学生作序，是一件很欣慰的事情。博士毕业后，姜磊去到著名的浙江大学工作，继续从事他喜欢的俄罗斯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许多 CSSCI 和北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让我这个当导师的感到很骄傲。此专著是姜磊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2016 年他博士答辩时，我在莫斯科大学访学，很遗憾未能参加，但据同事和外校专家反映，他的博士论文主题鲜明、立意高远、思想深刻，对俄罗斯知识分子在新俄罗斯文学中的形象问题以及对书写此类身份的审美造型有独到见解，故论文获得了 90 分以上的好成绩，其科学研究能力亦得到专家们的一致认可。

距离姜磊博士答辩已过去 4 年时间，再次阅读这部即将以著作形式出版的书稿，还是心生许多感慨。

首先是选题。《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思想谱系研究》这个书名就把研究领域限定在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文学的范围内，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毕竟与未解体前的苏联文学、苏联之前的苏俄文学以及更早的俄国文学存在巨大的不同，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话语成立的前提。知识分子历来是俄罗斯这个民族的良心，他们常常将自身的命运和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但是，苏联解体后，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俄罗斯文学批评家娜塔莉亚·伊万诺娃把当代俄罗斯文学（主要是指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称为黑铁时代的俄罗斯文学，以凸显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之后的俄罗斯文学所具有的鲜明特征。本书没有采用这种命名方式，窃以为，此立“新”非为弃“旧”，也只有从源头入手，才能发现“新”一定是在“旧”的根基上生发出来的，本书强调的是解体后俄罗斯文化迎来了新的价值体系。“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文化的基因不会因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巨大变异，总有一些核心的东西存活下来，又有一些新的元素融入其中。新的价值观之所以能够迅速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始终存

在反乌托邦冲动，只是没有遇到爆发的条件。如专著所言，反乌托邦情结的在场与俄罗斯民族心智中内在的矛盾性密不可分，“矛盾性是俄罗斯民族性格最为典型的特征之一，这种矛盾性在民族精英——知识分子身上尤为明显”。在建构乌托邦大厦的同时，“他们又不断对抗、否定乌托邦。以文学为例，反乌托邦思想一直蕴含在文学之中，与各种乌托邦不断角力，形成了动态平衡之势”。

对俄罗斯“现代知识分子”谱系的阐释也是本书的亮点。这是因为，按照传统的对现代性的理解，这是一个与时代捆绑在一起的观念，是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因此也可以将现代性理解为时间观念。在西方哲学话语中，现代性是欧洲启蒙运动在当下的回声，但俄罗斯是否经历过欧洲意义上的启蒙思想之洗礼还值得探讨。本书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思想谱系进行了精细的梳理，但并未对西方现代性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影响、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和西方文化视域中的知识分子与俄罗斯思想中的知识分子存在联系进行长篇大论的说明，我个人赞同这种写法，因为如果展开，则有离题的嫌疑，姑且认为这是自明性的话语。俄罗斯文学中的知识分子是国家的精英人物，但他们多以“多余人”“新人”等形象出现，尽管这不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全部品格，但的确也是新俄罗斯文学常常青睐的书写对象。故此，专著从上述人物过渡到解体后“新俄罗斯文学”中那些“存在的难民”“无望的漂泊者”，并以此为契机来说明俄罗斯“现代知识分子”存在的合法性。

文学对俄罗斯民族而言，是文化的载体，是知识分子表达自己意志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看，作家创作的“现代知识分子”也可能是“现代知识分子”灵魂的折射，而这些“现代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小说中鲜活的个体生命，也可能代表作家本人的精神和思想诉求，这和俄罗斯历史上对作家地位的认知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佩列文、托尔斯泰娅、马卡宁、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等人的创作无一不体现了他们的责任意识和对俄罗斯未来的焦虑。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与其说是玩世不恭的语言游戏，不如说是通过解构来实现“现代知识分子”对“新俄罗斯思想”的重构。因此本书认为，“知识分子传统在俄罗斯文化中消失殆尽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符合现实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突出特征是“后现代的现代性”，这是俄罗斯文学（包括“新俄罗斯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巨大不同，也是本书认为《野猫精》中“尼基塔”的人设是“守望者或薪

火相传的使者”的原因，尼基塔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纪念荣耀的过去，是寄希望于未来”。

本书充满了哲学思辨，能在文学中发现思想的元素，对文学作品作深度的哲学思考和文化阐释。对文本的细读和对其中深藏的关于知识分子面对现代社会种种痼疾的态度的分析体现了年轻学者的使命担当以及思想的深邃，这一点令人敬佩。本书的语言不以华丽和轻盈取胜，而是在平凡的诠释中揭示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独有的身段，是否对其“只能信仰”，本书并未给予终极判断，因为无论是后现代主义文学，还是后现实主义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彼此都是相互渗透的，这些文学思想或者流派，只能提供一种关于新价值体系发展的轮廓，“新多余人”、“变异的知识分子”、“地下人”和“薪火的守望者”还有转换身份的可能。在文明存在冲突、经济面临转型、社会持续动荡、文化潜藏危机、价值观不断被刷新等多种危机之下，新俄罗斯文学对人物，尤其是对现代知识分子新姿态的塑造，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本书给我们的启示是，新俄罗斯文学中的“现代知识分子”依然处在不断刷新自己价值观的过程中。

作为导师，我欣喜地看到姜磊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巨大潜力，作为“前浪”，我为有这样出色的弟子和“后浪”感到自豪和骄傲，也祝愿他在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取得更大成就。

郑永旺

2020年1月于黑龙江大学

内容提要

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独特的文化现象和核心文化概念。俄罗斯知识分子固有一种弥赛亚思想，以及独立批判、斗争的精神和浓厚的宗教性。苏联解体，社会剧变，在新的文化生态中，“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形成了新的形象图谱和思想谱系。

经历了政治、文化、信仰的转型阵痛，“现代知识分子”陷入迷失自我的泥潭，在彷徨恍惚中走向虚空，又在妥协无奈下回归真实，困苦坚守后终获新生。在以《地下人，或当代英雄》《“百事”一代》《无望的逃离》《野猫精》等为代表的新俄罗斯文学中形成了由“新多余人”、沉沦者、“地下人”和守望者构成的“现代知识分子”成长图谱。

信仰异变。苏联解体导致高加索问题凸显。在文明冲突激化的宏观语境中，“现代知识分子”的末世论思想深化为一种湮灭世界的洪流，弥赛亚思想被无情消解，他们没有拯救家邦的客观条件，也丧失了扛起振兴民族重任的信念和力量。

反乌托邦思想，即解构“神圣罗斯”思想，消疲“拯救世界”意识。“现代知识分子”以高涨的解构冲动消解了“神圣罗斯”和“俄罗斯帝国”的传统言说；被资讯“围困”又使他们萌发了对消费时代的预判；“苦难拯救世界”和“美拯救世界”的宗教乌托邦的迷梦也最终破碎。

过度否定历史、戏谑传统文化和诘问存在意义的虚无意识。文化语境的急剧颠覆使“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了否定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这种否定历史的情绪进一步蔓延至传统文化领域，对文化名人和经典名著的讽刺、戏谑，尽显其文化虚无主义意识；在新文化生态中，“现代知识分子”形而上地思考“我是谁？”“我在哪？”等问题，彰显其对自身存在的彷徨、疑惑，体现出一种从虚无到虚无的存在虚无主义。

后现代思维。文化断裂引发“现代知识分子”后现代思想高涨。他们

的语言包含着“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思想；他们的行为映射出一种游戏性，以游戏、荒诞来对抗权威和经典，不妥协地表达自身诉求；在绝望逃离的“生活迷宫”中，他们不得不以恶毒之恨来表达炽热之爱，以杀子之名来保全爱子之命。

目 录

内容提要	001
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研究概述	001
第一节 俄罗斯学界研究概况	002
第二节 西方学界研究概况	010
第三节 中国学界研究概况	015
第四节 选题依据	020
第五节 主要研究方法、理论和学术价值	025
第一章 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的缘起和演变	027
第一节 俄罗斯知识分子溯源	028
第二节 俄罗斯知识分子文化意蕴和群体特征	031
第三节 俄罗斯“现代知识分子”	037
本章小结	043
第二章 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形象谱系	044
第一节 “无望逃离”中的新时代“多余人”	045
第二节 “‘百事’一代”，或欲望俘虏	050
第三节 融入人群的“地下人”，或当代英雄	055
第四节 守望者，或薪火相传的使者	062
本章小结	064
第三章 文明冲突下“现代知识分子”信仰异变	066
第一节 文明的碰撞，信仰的交锋	067
第二节 “高加索痕迹”：信仰异变风向标	071
第三节 “现代知识分子”信仰异变	076
本章小结	100

第四章	“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栖居的反乌托邦思想	101
第一节	“现代知识分子”反乌托邦思想探源	102
第二节	“现代知识分子”的解构思想	110
第三节	“现代知识分子”的反消费乌托邦意识	125
第四节	“现代知识分子”反宗教乌托邦激情	138
本章小结	148
第五章	“现代知识分子”传承的虚无主义思想	149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虚无主义思想泛滥	149
第二节	“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虚无主义	154
第三节	“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虚无主义	167
第四节	“现代知识分子”的存在虚无主义	177
本章小结	189
第六章	“现代知识分子”体现的后现代思维	190
第一节	文化断裂与后现代思想盛行	190
第二节	“现代知识分子”后现代思想的文学显影	191
本章小结	208
结 语	209
参考文献	214
致 谢	228

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研究概述

在俄罗斯文学^①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占有极其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与俄罗斯文学一道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以公理与正义代言人的身份为民众发出呐喊。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俄罗斯文学史就是以作家为代表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的隐性表达。许多著名的俄罗斯文学家从本质上说是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们通过文学作品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阐释重大的哲学命题。从普希金（А. С. Пушкин）、果戈理（Н. В. Гоголь）、屠格涅夫（И. С. Тургенев）到托尔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陀思妥耶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直至帕斯捷尔纳克（Б. Л. Пастернак）、普拉东诺夫（А. П. Платонов）、特里丰诺夫（Ю. В. Трифонов）、索尔仁尼琴（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以及当代作家马卡宁（В. С. Маканин）、佩列文（В. О. Пелевин）、托尔斯泰娅（Т. Н. Толстая）、彼得鲁舍芙斯卡娅（Л. С. Петрушевская）、波利亚科夫（Ю. М. Поляков）、瓦尔拉莫夫（А. Н. Варламов）等，几乎所有俄罗斯作家的创作都涉及知识分子题材。知识分子与俄罗斯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联想信息”。因此，国内外学界对俄罗斯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也给予了持续的高度关注。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也是影响深远的文化事件。它不仅使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也改变了原有的文化发展路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范式走下历史舞台，后现代主义、新现实主义等文化潮流逐渐兴起。苏联解体后的文学在创作范式、审美旨趣、精神诉求等方面与苏联文学存在显性的区别，呈现多元化、开放性、后现代

^① “俄罗斯”是苏联解体之后的称谓，从文化视角而言也是泛称、总的称谓，一般来说“俄罗斯文学史”“俄罗斯历史”，指的就是整个的文学史、整个的历史，如“俄罗斯文学家”这一称谓可囊括全部时期的作家。本书中“俄国文学”“俄罗斯文学”某种程度上可以通用。

性、先锋实验性等诸多特性。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重新融入当代世界文学的谱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联解体之后出现的文学可称为新俄罗斯文学。新俄罗斯文学是俄罗斯文学最活跃、最具生活气息的组成部分，它客观上继承了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文学，尤其是“白银时代”文学的诸多特质，又以苏联文学为自身发展的养料。知识分子问题作为俄罗斯文学的核心主题之一，它在新俄罗斯文学中的阐释具有研究的必要性和独特的价值。

第一节 俄罗斯学界研究概况

一 俄罗斯学界对现实中的知识分子研究概况

由别尔嘉耶夫（Н. А. Бердяев）、С. 布尔加科夫（С. А. Булгаков）、格尔申宗（М. О. Гершензон）、弗兰克（С. Л. Франк）等哲学家共同撰写的《路标》（*Вехи*, 1909）文集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知识分子发出的时代宣言。此后，这些哲学家又合作完成了续篇《来自深处》（*Из глубины*, 1918）。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的思想家们再次发表了《路标转换》（*Смена вех*, 1921）文集。苏联时期，《苏联知识分子：形成和发展史》〔*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роста (1917 – 1965 гг.)*, 1968〕、《知识分子与革命》（*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революция*, 1985）、《苏联知识分子简史》〔*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1917 – 1978 гг.)*, 1977〕等一系列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成果陆续问世。当代著名学者，如利哈乔夫（Д. С. Лихачев）、古德科夫（Л. Д. Гудков）、达维多夫（Ю. Н. Давыдов）、加斯帕罗夫（М. Л. Гаспаров）、索科洛夫（А. В. Соколов）等都将知识分子问题视为研究焦点，且都对该问题展开深入的论述。同时，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博士论文的数量也十分可观。此外，近年来，伊万诺夫国立大学、乌拉尔联邦大学和涅克拉索夫国立师范大学分别成立了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中心。“知识分子学”（Интеллигеноведение）作为专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学科近年来在俄罗斯也诞生了。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俄罗斯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不论就深度还是广度而言，显然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二 俄罗斯学界对文学中知识分子研究概况

(一) 俄罗斯学界对传统文学中知识分子的研究概况

俄罗斯学界对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剖析也具有一脉相承、历久弥新的特点。皮萨列夫(Д. И. Писарев)在《巴扎罗夫》(Базаров, 1862)、《现实主义者》(Реалисты, 1864)和《思考的无产阶级》(Мыслящий пролетариат, 1865)三篇文章中对屠格涅夫的《父与子》(Отцы и дети, 1862)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Что делать?, 1867)做出了高度评价。他分析了《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和《怎么办?》中的拉赫梅托夫这两个人物形象。他认为,巴扎罗夫是旧社会秩序的挑战者,是比贵族更加接近人民的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以巴扎罗夫为代表的时代“新人”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皮萨列夫看来,拉赫梅托夫是一个真正的职业革命家,是革命知识分子,也是俄国社会的希望。皮萨列夫的这几篇文章开启了对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研究的先河,为以后研究文学中知识分子问题打下了基础。

赫尔岑(А. И. Герцен)在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1833)时,将奥涅金称为“多余人”(лишний человек),这个术语一时成为热词。在赫尔岑看来,所谓的“多余人”就是当时俄国社会中一部分接受过欧化教育,却没能施展自己的抱负,进而郁郁寡欢的上流社会贵族青年。“多余人”显然是俄罗斯文学中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肖像之一。赫尔岑认为,我们只要不愿做官或地主,就多少有点奥涅金的成分。奥涅金是个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从来什么事也不做,他在他所处的那个环境中是个多余的人,而又没有足够的性格力量从这个环境中挣脱出来。换言之,所谓的“多余人”并不多余,他们恰恰是社会中最先进思想的精英,他们并非不能入仕,而是不愿同陈腐的社会旧习妥协,他们以此作为一种另类的反抗。普希金之后的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将“多余人”的主题继承下来,并将其发展到极致。“多余人”的形象也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不断嬗变,在传承中实现了突破。

杜勃罗留波夫(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在《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Когда же придет настоящий день?, 1961)一文中详尽地阐释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Накануне),他将英萨罗夫和叶莲娜称作“新人”

(новый человек)。他认为屠格涅夫的创作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相适应，正在同一个方向上前进”，他所塑造的人物是不断进步、不断成长的，“巴辛柯夫代替了多余的人，罗亭就代替了巴辛柯夫，拉夫列茨基代替了罗亭。这些人物中的每一个都比前面的人更果敢、更完整”^①。杜氏认为屠格涅夫之所以会塑造出英萨罗夫和叶莲娜，源于其创作内在延续性的必然要求，更是当时俄国特定社会语境的要求。他认为，叶莲娜“身上表现出一种为了一件什么事而引起的朦胧的忧郁，一种几乎是不自觉的、但却是新的生活和新人们的不可阻挡的要求，这种要求现在几乎笼罩着整个俄国社会”^②。也就是说，杜氏认为，“新人”明显区别于有追求自由的意愿、反抗意识萌芽，却自我放逐、没有真正行动的“多余人”。从“多余人”过渡到理性实践者“新人”是历史前进的必然和俄国社会的内在要求。

奥夫相尼克 - 库利科夫斯基 (Д. Н. Овсянико - Куликовский) 的《俄国知识分子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1908) 是研究 19 世纪俄国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集大成之作。他从心理学和历史文化学层面来阐释《聪明误》(Горе от ума, 1824)、《叶甫盖尼·奥涅金》、《当代英雄》(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1840)、《罗亭》(Рудин, 1855)、《贵族之家》(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1858) 和《奥勃洛莫夫》(Обломов, 1859)，萨尔蒂科夫 - 谢德林的《一个城市的历史》(История одного города, 1870)，以及屠格涅夫中后期作品、乌斯宾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勾勒出由恰茨基、奥涅金、毕巧林、罗亭、拉夫列茨基、奥勃洛莫夫、小官吏知识分子、别里托夫、巴扎罗夫、陀氏笔下的“活着的伟大罪人”^③ 等构成的俄国文学知识分子群像。奥夫相尼克 - 库利科夫斯基不仅细致地剖析了上述人物的心理，而且试图厘清作为各个时期知识分子代表的作家们的创作心理和动机。

1911 年出版的伊万诺夫 - 拉祖姆尼克 (Иванов - Разумник) 的两卷本《俄国社会思想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 1911) 是

① [俄] 尼·亚·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文学论文选》，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 261 页。

② [俄] 尼·亚·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文学论文选》，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 287 页。

③ Д. Н. Овсянико - Куликовский,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Итоги русск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 век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блина, 1908, с. 692.

另一部阐释俄罗斯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重要著作。他认为，“文学是生活投射出的光亮的聚焦”，“俄国文学是其知识分子的圣经（福音书）”^①。换言之，绕开俄国文学研究知识分子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他强调，小市民是知识分子群体产生的背景，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是其与小市民习性不懈斗争和为了个性独立顽强奋斗的历史。书中详细分析了从拉基舍夫、茹科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再到契诃夫、高尔基等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肖像进行深入对比分析，突出19世纪及20世纪初俄国社会思想的基本主题，即知识分子对抗小市民习性和追求个性独立与解放。

（二）俄罗斯学界对新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现代知识分子”研究概况

相比于对经典文学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状况，俄罗斯学界对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解析显得不是特别充分。

斯科罗帕诺娃（И. С. Скоропанова）编写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教程》（*Русская 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2001）对维克多·叶罗菲耶夫、佩列文等作家进行了概括论述。她认为，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在自己的作品中意欲解构“缘起于启蒙时期的‘人的观念’”，并且构建新的“完整的人（包括意识、无意识和超意识）”^②。对人存在的意义的探索是贯穿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创作的重要主题。

评论家列伊杰尔曼（Н. Л. Лейдерман）和利波维茨基（М. Н. Липовецкий）在《当代俄罗斯文学——1950 - 1990》（*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50 - 1990 - е годы*, 2003）一书中将维克多·叶罗菲耶夫（Виктор Ерофеев）、佩列文、托尔斯泰娅和索罗金（В. Г. Сорокин）、波波夫（Е. А. Попов）等视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对他们的创作进行了论述。

列伊杰尔曼和利波维茨基认为，佩列文是一位极其特殊的当代作家，他的著作销量可媲美阿库宁（Б. Акунин）的侦探小说。佩列文与托尔斯

① Иванов - Разумник,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 - 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м и мещанство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жизни 19 в.*, С - 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 Дополненное, 1911, с. 3.

② И. С. Скоропанова, *Русская 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3 - е изд., изд., и доп.*, М.: Флинта: Наука, 2001, с. 243.

泰娅等严肃作家正在“弥补大众文学与严肃（高雅）文学之间的鸿沟”^①。他们对佩列文的代表作品《夏伯阳与虚空》（*Чапаяв и Пустота*, 1996）和《“百事”一代》（*Generation “П”*, 1999）中的人物进行了阐释，认为夏伯阳和瓦维连·塔塔尔斯基是完全对立的人物类型。前者是创作者、诗人，后者是“文字处理器”，他的名字由 Василий Аксёнов 和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 组合而成，“他是一种自己（所写）广告宣传的物体，或者商品，名字就是他的‘商标’”^②。

列伊杰尔曼和利波维茨基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马卡宁、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创作的小说和约瑟夫·布罗茨基（И. А. Бродский）的诗歌看作对后现代主义的进一步探索，认为这些作家的创作代表了这一时期“后现代主义新艺术体系的形成”。他们认为，马卡宁是新俄罗斯文学的领军人物，认为“个性”与“群居性”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是贯穿该作家创作过程的主体。在列伊杰尔曼和利波维茨基看来，《地下人，或当代英雄》（*Андеграунд, или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1998）的主人公是“当代英雄”，是一个在“群居性”社会中依然捍卫“自我”的自由人。

他们认为，托尔斯泰娅是年轻一代作家中的一个耀眼的新星，她的早期作品因“童话般的意境”而备受瞩目。评论家将《野猫精》（*Кысь*, 2001）视为托尔斯泰娅创作的“转折点”，盛赞该作品使人想起“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усской жизни*）^③ 这一著名论断，因为评论家鲍里斯·帕拉莫诺夫（Борис Парамонов）直言在该作品中“托尔斯泰娅书写了（构建了）真正的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模型（*модель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安德烈·涅姆泽尔（Андрей Немзер）和斯捷潘尼扬（К. А. Степанян）却对《野猫精》提出了最为严苛的批评，认为这仅仅是“对列米佐夫和扎米亚金的高明的模仿”而已。在列伊杰尔曼和利波维茨基看来，产生这种两极分化评论的诱因是“它解构了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神话——对生命的崇高的救赎意义来自书本（从广义上说是

① Н. Л. Лейдерман, Липовецкий М. Н.,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50 – 1990 – e годы В 2 т.*,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Академия”, 2003, с. 508.

② Н. Л. Лейдерман, Липовецкий М. Н.,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50 – 1990 – e годы В 2 т.*,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Академия”, 2003, с. 508.

③ Н. Л. Лейдерман, Липовецкий М. Н.,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50 – 1990 – e годы В 2 т.*,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Академия”, 2003, с. 472.